

曉湘王
易撰

廣文書局印行

詞曲史

上冊

詞曲史

李威

詞曲史序

漢書藝文志詩賦略，賦家分隸屈原、陸賈、荀卿，並雜賦爲四。屈主抒情，陸主說辭，荀主效物，雜則諧謔之屬也。歌詩則次吳楚、燕代、邯鄲等以當風，次漢興兵所誅滅，出行巡狩等以當雅，次宗廟送迎靈頌以當頌。其李夫人、幸貴人、中山孺子妾、未央才人、黃門倡等，則劇本之類也。周秦等則前代樂章也。謠歌、詩、聲曲、折等，則歌聲譜式也。劉略、班志實開文章派別之先聲，亦卽談藝家所自昉。法言、論衡、片辭居要。至魏文典論，肇著專篇，自後作者，如文章流別論、文章緣起、實詳體制；詩品、翰林論、文賦、品藻、利病，多甘苦之言；劉勰文心雕龍，實實課虛，網羅前世，截斷衆流，歎觀止矣！楚辭、百官箴、七林、連珠集、玉臺新詠集，義專論品，總集斯興。至昭明文選，屹然爲藝海大宗！爰逮唐宋，體製漸歧，各明一義。徵文攷獻，論世知人，則有唐文粹、宋文鑑、南宋文範、金文雅、元文類、明文衡、歷朝文紀、古詩紀、全唐詩、全五代詩、宋詩鈔、宋百家詩存、全金詩、元詩

選明詩綜，列朝詩集，全唐文紀事，歷朝詩紀事，廣陵詩事，感舊集，篋衍集，湖海文傳，詩傳，詩人徵略，琬琰集，碑傳集之屬，託體獨尊，文也，而史寓焉。析體製，則文章襟喉，文章辨體，文體明辨等尙焉。談義法，則修辭鑑衡，四六法海，瀛奎律髓，唐詩鼓吹，古文緒論，唐音，唐詩品彙，藝苑卮言，談藝錄，說詩晬語等備焉。明派別，則有江西詩社宗派圖錄，標句法，則有主客圖，講聲調，則有談龍錄，聲調三譜。泊夫析賞攷證，鉅細兼賅，則有諸家詩話，四六話，四六談塵，賦話，讀賦卮言，漁隱叢話，詩人玉屑，丹鉛總錄，詩藪，然燈紀聞之屬，鬱鬱乎彬彬乎！八音繁會，五采相宣，已然求其貫今古，窮源委，析利害，究正變，足與文心雕龍媲美者，史家惟有史通而已。詩文大國，既如此矣。詞曲導源既晚，託體甚卑，論蓋尤尠。如中州樂府，歷朝詞綜，昭代詞選，詞林紀事，本事詞，篋中詞之屬，則以徵文攷獻論世知人爲歸，而樂府補題，社稿也，元草堂詩餘，總集也，黍離麥秀之哀寓焉。如遏雲，家宴，尊前，花間，蘭畹，金匳諸集，草堂詩餘，則以嘌唱爲宗，間明宮調，如樂府雅詞，陽春白雪，花庵絕妙詞選，絕妙好詞，花草粹編等，則專示準繩，或蒐遺佚，如荆溪

詞，衆香集，宮閨詞，閨詞鈔，西泠詞萃，湖州詞徵，甬上近體樂府，常州詞錄，浙西六家詞，明湖四客詞，閨秀詞彙，刊之屬，或斷代，或限地，或限人，間闡宗風。專詠一物，則有梅苑，梅詞，萍聚詞，專用一調，則有龜峯詞，百萼紅詞，聚紅詞，友聲集，碧瀣詞，析源流，則有致坊記，樂府雜錄，碧雞漫志，正宮律，示義法，則有詞源，樂府指迷，作詞五要，析派別，則有詞辨，宋四家詞選，標句法，則有詞旨，訂聲律，則有圈法，美成詞，而後來諸家圖譜，欽定詞曲譜，由此出焉。萬氏詞律，擅廓清復古之功；天籟軒詞譜，獨標雅正；謝氏碎金詞譜，旁注工尺，取自九宮南詞，意仿白石歌曲，施之絃管，尙隔一塵，論音韻，則有蓁斐軒詞林韻釋，學宋齋，榕園，沈毛，仲各家詞韻，尙屬椎輪；而謝氏碎金詞韻，依黃公紹韻會舉要，備注五音清濁，戈氏詞林正韻，晚翠軒詞韻，一依集韻，一依佩文韻，折衷古今，足何據依；蓁斐軒雖最稱古本，實同曲韻，非詞家所適用。下逮諸家詞話，詞品，詞統，詞筌，詞衷，詞塵，詞苑叢談之屬，鉅細兼明，凡詩文家所有著述，詞苑咸備焉。論曲之書，不逮詞家之繁，實較詞家爲密。如太和正音譜，南九宮譜，北詞廣正譜，金元十五調，骷髏格，南

音三籟，嘯餘譜，南詞定律，欽定九宮大成譜等，則圖譜之屬也；如中原音韻，中州音韻，洪武正韻等，則音韻之屬也；如碧雞漫志，武林舊事，夢梁錄，輟耕錄，野獲編等，不專論曲，而沿革具焉。鍾氏錄鬼簿爲元曲箸錄專書；臧氏元曲選，爲劇曲總匯；楊氏太平樂府，陽春白雪，則散曲存焉。而黃氏曲海，王氏曲目，爲曲家別闢目錄一途。他如涵虛子曲論，詞品，丹丘先生論曲，王氏魏氏曲律，沈氏衡曲塵談，顧曲雜言，度曲須知，徐氏南詞敘錄，呂氏曲品，高氏新傳奇品，梁氏李氏曲話，焦氏劇說，徐氏樂府傳聲，則雜論南北曲之聲韻義法作家盛明雜劇三編，汲古閣刊六十種曲，墨憨齋傳奇定本，則南曲總匯；雍熙樂府，又爲北曲南曲之總匯；綴白裘則雜選南北曲，允推鉅編也。綜覽吾國二千年來談藝之作，大概如右所舉，其能以科學之成規，本史家之觀察，具系統，明分數，整齊而剖解之，牢籠萬有，兼師衆長，爲精密之研究，忠實之討論，平正之判斷，俾學者讀此一編，靡不宣究，爲談藝家別開生面者，闕無聞焉。南昌王子簡盒，十年來倚聲擊友也。去年教授心遠大學，撰詞曲史一編，用作教程。蓋感於廢學新潮，羣言淆亂，深

愍晚學無所折衷，將以祈嚮國學之光，牖啓來者，導之優美高尚純潔要眇之域焉。蓋詞曲之爲體，忠厚惻怛，閎約深美，史公所謂隱約以遂志者，有惻隱古詩之義，足以移人性靈，愉人魂魄，冀得匡拂末流，涵濡德性，而反之於詩教也。方南昌亂亟，吾二人者，皆閉門論箸，數有切磋，媿少弘益。今將遠別，督序於余，特歷舉吾國古來談藝之著述，品論揚摧，俾讀者知此編位置所在云爾！丁卯六月威遠周岸登

詞曲史例言

文學全史，體大緒繁。詞曲一隅，範圍固隘；然與樂府同源殊體。是編尙論樂府流變，冀探其源；詳述詞曲演化，務明其體。

史家體例，本重敘述，間入議論。左馬已先。是篇敘述往跡，時參目論；篇首引端，義同序贊。

篇章之區，各以時代。篇題渾括，用攝其綱；章題顯明，以張其目。

詞盛於宋；曲盛於元。敘詞詳宋；敘曲詳元。明曲勝詞，曲詳詞略；清詞勝曲，曲略詞詳。

體製爲本，不厭求詳；作者爲跡，未免於略。

詞體簡約，例可繫人；曲篇繁重，例惟示始。

史稱載筆，文敍爲宜；文所難明，佐以表列。避檔冊之瑣屑，斬覽誦之清通。

稱引前說，或著或略。語待折衷，則標所自出；事無歧隱，則視若公言。直舉所知，無意掠美。

句讀符識，習見近籍，從俗援用，以利後生。

載籍無涯，聞見有限。取裁率爾，無漏爲艱。補闕訂譌，有待賢哲。

詞曲史

南昌王 易曉湘述

導言

東西諸國，文化各殊，溯其淵源，每由民族質性之有偏，居處環境之互異，用是演進，各展所長，經時既遙，遂歧趨尙。西方種綵國密，待競而存，生生所資，無敢暇逸，理智所注，科學興焉；中華地大物博，閉關自足，歷歲數千，同文一貫，情感所凝，文學尙焉。夫文學公物也，亦文化之果也，有文化者卽有文學，寧獨中國？雖然，事有偏勝，物有特徵。文學者，中國所偏勝而數千年所遺之特徵也。西國未嘗無文學，而歷世未若中國之久，修養未若中國之深，好之者未若中國之多且專，此無可遜也。然則吾人姑謂中國文學甲於坤輿，殆非過矣！

雖然國人之瘡於文學也亦甚矣！自漢魏六朝唐宋元明迄於清，舉凡文士才人所畢生萃精力而爲之者，何莫非文學哉？其爲類也，有散有駢，有韻律，其爲體也，有文，

有賦，有詩，詞，歌曲。任舉一端，皆足耗其人半生心血以求一當。則妨生事，阻普化，非文學之本意也。然而業無倖成，功無虛牝，力之所及，效則致焉。苟時方喪亂，尙申商之法，右孫吳之謀，用蘇張之策，抑文黜學，驅民以歸於慘礪苟營之塗，斯已矣；如其不然，欲養和平康樂之風，存溫柔敦厚之教，使心聲所播，文采所敷，濡染瀾漫，蔚成國華，則藝不厭精，心無求暇。蓋文章政事，分道揚鑣，縱未兼長，無妨並進。使持功利之見，雜諸性情之間，行見顧忌遷就，無有已時，而支絀墜落，可立待矣。故惡高美之文學者，不必言文學，揭簡易以爲倡者，不足言文學。

所謂文學之優劣，果以何爲標準乎？徵諸中西論文者之語，可以觀矣。西方之論文，恆以讀者之賞鑒爲準，其重在外緣；中國之論文，則以文章之本質爲準，其重在內美。波斯奈謂『文學志在取悅於大多數人』；而杜甫乃云『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』；赫德森謂『文學論情述理，對大多數人類生興趣』；而昭明太子乃云『事出於沈思，義歸乎翰藻』；梁元帝更云『綺縠紛披，宮徵靡曼，脣吻道會，情靈搖蕩』；察

其所揭之幟，則其內外輕重之不同明矣。故中國文學，惟務充內美，而不計外緣，其得在高超，而失在不普；西方文學，務容悅當時，趨附風尚，其利在廣被，而弊在委隨。此亦中西人性之殊，而文學根本之歧點也。

文章之內美，約四端焉：曰理境也，情趣也，此美之託於神者也；曰格律也，聲調也，此美之託於形者也。託於神者，爲一切文體所同需，託於形者，則詩歌詞曲所特重也。理境高矣，情趣豐矣，無格律聲調以調節而佐達之，猶鳥獸之不被羽毛也，猶人體之不著冠服也，猶舞無容而樂無節也。雖自矜其精神之美，何濟焉？詩序云：『情發於聲，聲成文謂之音。』沈約云：『欲使宮羽相變，低昂舛節，若前有浮聲，則後須切響。一簡之內，音韻盡殊；兩句之中，輕重悉異。妙達此旨，始可言文。』則格律聲調之重，昔人固論之周已。

昔季札觀樂，聞聲而識其國風。詩三百篇，大率可被之絃管。故班固云：『誦其言，謂之詩，詠其聲，謂之歌。』夫聲不諧，則樂不叶，欲詠其聲，何由乎？故詩歌之與格律聲

調源固並也。漢魏樂府置協律之官；隋唐登歌傳坐立之伎。樂日盛矣。然太白清平調，香山楊柳枝，本屬絕詩，却開詞脈。自時厥後，詩樂並興。詞則應運而生，匯流而大，於是格律聲調尤重於詩歌矣。

或曰：詞曲之事，亦僅於抒情而已，乃至侔色揣稱，刻羽引商，詞調數百，曲體千餘，得無有玩物喪志之患乎？曰：人心情態，何啻萬千！聲本乎情，自然殊致。如其摯情流露，正賴聲律以成抑揚動靜，剛柔燥溼之觀。譬之五服六章，縱異布帛之功，能資黼黻之美，苟非墨翟之非樂貴儉，孰能拒而斥之哉？自唐以降，作者千數，豈盡愚蒙，何以不憚煩勞，行茲艱阻，豈不以寶藏所存，糜軀無惜，不爲其易者，正欲達其深耳！

或又曰：抒情之道，豈必詞曲哉？方今歐化東漸，新潮日長，創無韻之詩，行自然之體，未嘗不足以抒情。居今日而盛談格律最嚴，聲調最複之詞曲，得無貽章甫適越之誚乎？曰：人不能樂，不害其爲人；士不能吟，無傷其爲士。聾者無以與夫鐘鼓之聲，然遂欲鑠絕竽瑟，塞瞽曠之耳，而自蓋其不聰，不可也。文學者，學之專門者也；詞曲者，又文

學之專門者也。專門之事，不能責之衆人；然而百夫之所不能扛者，烏獲可一臂而勝，無害也。無韻自然之詩，不禁人爲欲遂掃其固有之美，強天下而盡從其後，於勢亦有所不可能矣。

今述詞曲史，其事有三難：一，昔人言詞曲者，率重家數，而鮮明其體製源流也；二，詞曲宮調律格，至爲複雜，言之不能詳盡也；三，詞曲之界混，後人不能通古樂，無以直搗奧窔也。茲惟旁稽羣籍，折衷事理，區爲十篇，撮述於次：

爲學務先正名，名正則學之條理可具。矧詞曲上承於詩，旁通於賦，下流於歌劇盲辭，其質難明，其界易混。不有以揭之，曷從而辨之！述明義第一。

事無突如，物不驟至。欲紬其理，必探其源。詞曲各具封疆，領域頗廣。宋元以降，卓焉大聲，窮其所自，各有根本。哀索列舉，務觀其通。述溯源第二。

唐代聲色冠絕，士耽騷雅，衆習宮商，幾於人握靈珠，家抱荆璧。詞體之立，實肇斯時。五季更迭，百度廢弛，人文凋敝，獨詞則洋洋大觀。述具體第三。

有宋龍興，文風大暢。倚聲之道，習焉爲常。自理學名臣，才人志士，緇羽闥閣，巨佞神奸，皆擅勝場，各具面目。佳篇偉作，髮數尤難。詞學至此，若決江河。述衍流第四。

北宋全盛，詞苑輝煌。晏、歐、柳、蘇、賀、秦、周、李，並挺英哲，以佐元音。南渡中衰，詞人抑塞。辛、姜、吳、史、王、蔣、張、周，或見江左風流，或感西周禾黍，列而論之。述析派第五。

詩律寬放，詞則倍嚴。調既陸離，韻復紛雜。四聲既別，五音益分。剖析豪釐，咀嚙微妙，語其組織之密，實無匹倫。淺學者感其難，而深好者領其味。述構律第六。

詞體層出，流變漸乘。北宋大晟已開樂府，轉踏、大曲、宮調、賺詞、遞衍遞繁，遂成曲體。金元以降，南北並趨，結族之交，探索最難。苟非別詳，不足指信。述啓變第七。

物盛必衰，理所應具。宋元詞曲，至明漸蕪。高、劉、瞿、李，尙有正聲，乃及楊、王，強作解事。歌劇亦遜胡元，雖有名篇，或舛聲律。述入病第八。

勝清人文，自然淳焉。曲苑詞壇，備臻上極。詞則朱、陳競響，曲則洪、孔飛聲。末季格調益高，訂勘尤密，古華爛發，墜緒能明。但歌劇中衰，儉聲代作耳。述振衰第九。

士困於學，文患其難。趨勢所歸，似縉麗之詞，在所必掃。然美不自滅，情有同然。情苟欲舒，美應無缺。詞曲浩博，無美不臻，歷世彌光，可以操券。述測運第十。

